

与猫头鹰一起 检查糖尿病

David Sedaris
Let's Explore
Diabetes With
Owls

「美国」戴维·塞达里斯 著 郝一帆 译



与猫头鹰一起 检查糖尿病

David Sedaris
Let's Explore
Diabetes With
Owls

[美国] 戴维·塞达里斯 著 郑一帆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 / (美) 塞达里斯著 ; 郗
一帆译. —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21-5886-7

I. ①与… II. ①塞… ②郗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
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283号

LET'S EXPLORE DIABETES WITH OWLS

by DAVID SEDARIS

Copyright © 2013 BY DAVID SEDAR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The story # 2 TO GO is omit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.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CHICKEN TOENAILS ANYONE by The Guardian on July 15, 2011, and may be found at <http://www.theguardian.com/lifeandstyle/2011/jul/15/david-sedaris-chinese-food-chicken-toenails>

The story IF I RULED THE WORLD is omit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.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ospect Magazine and may be read on the magazine's website at <http://www.prospectmagazine.co.uk/regulars/if-i-ruled-the-world-david-sedaris>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09-2015-758

总 策 划 : 黄育海

责任编辑 : 于 晨

选题策划 : 潘丽萍

封面设计 : 汪佳诗

封面绘图 : 马岱姝

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

[美国] 戴维 · 塞达里斯 著 郗一帆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 × 1092 1/32 印张7.75 字数136,000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86-7 / I · 4703

定价 : 32.00元

献给我的妹妹艾米

作者注

这些年以来，我遇到了不少参与所谓“辩论学”的年轻人。那基本上是演讲和辩论的结合体。学生们自行选取已经出版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，将其改写为事先约定好的长度，然后进行背诵比赛。为了这一目的，即本书副标题中的“其他”二字^①，我特意写了六篇适合年轻人在评委面前背诵的简短独白。我相信读者可以轻松找到。在这些独白中，我时而是一名女子，时而是一个父亲，时而又是一个操着蹩脚英国口音的十六岁女孩。

① 原书名的副标题为 Essays, Etc., 意为“散文和其他”。

目录

作者注 1

无国界牙医 1

好小子 9

超·不同凡想 18

记忆的循环 23

来自贫民窟的朋友 38

木头脑袋 52

慢点，壮士 67

笑吧，笑翠鸟 77

一动不动 90

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 104

当男人走进酒吧餐车 108

作家，作家 123

奥巴马!!! 132

等 待 140

我为传统婚姻鸣不平 150

读懂《读懂猫头鹰》 157

医疗自由，以及为什么我想要回我的国家 170

现急需友善之人 174

垃 圾 180

日复一日 193

小心裂缝 206

倒霉透顶 212

好地方 226

狗，日子 239

无国界牙医

在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争论中，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——针对公费医疗及其必然的低效率无休止的讨论。加拿大的医疗计划被比作种族灭绝，但欧洲的相关政策比这还要糟糕，那里的病人们只能躺在肮脏不堪的简易床上，翘首企盼某人发明出阿司匹林。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，但就我过去十三年在法国断断续续的经历而言，情况十分不错。在巴黎，医生出诊一次的费用约五十美元。之前我患上肾结石时，本想预约一次，但苦苦等待十分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，于是我乘地铁来到了最近的一家诊所。那时我们的公寓恰好位于市中心，无需舟车劳顿便可办好大多数事情。街角就有一家药店，两个街区以外则是我的内科医生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。星期六早上我打过两次电话，梅迪奥尼大夫亲自接听的，让我马上过去。这种就诊的费用差不多也是五十美元。

上次我去看病时，一道红色的闪电将我的左眼球一分为二。

医生检查了一会儿，然后坐回桌子后面。“我要是你就不会担心，”他说，“像这样的情况，一两天就会消失的。”

“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我问道，“我怎么会得这个？”

“我们是如何得到大多数东西的呢？”他反问道。

“买来的？”

那之前还有一次，我躺在床上，发现右侧肋骨下方有一个肿块。活像一只蘸了芥末的鸡蛋塞到皮肤底下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癌症！打了一通电话，过了二十分钟，我已经拉起上衣躺在检查台上了。

“噢，没事的，”医生说，“一个小小的脂肪瘤。狗狗经常长这种东西。”

我立刻想到了其他长在狗狗身上，但我并不想要的东西：比如，残留趾、钩虫。“可以把它切掉吗？”

“可以切掉，但为什么呢？”

听他的语气，似乎这是个徒劳、愚蠢的念头。“你说得没错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只需要把泳衣提得更高一点。”

当我问起肿瘤是否会变大时，医生轻轻捏了它一下。“变大？当然有可能。”

“会变得很大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还是不死心。

他的语气突然显得有些疲倦：“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大树碰不到天？”

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，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。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，“稍等一下，墙上有他的执照吗？‘大夫’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？”并非他不关心病人，而是我期待听到“会没事的”以外的话。就像他说的，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，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。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，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。“我做了一些检查，”我希望他这样说，“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，或者，用外行话说，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，甚至为此丧命。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。”

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，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，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。我虽然是个药罐子，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。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，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。对于吉格大夫，我全是溢美之词，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。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，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。去年，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、钻了颧骨，还补

了两次牙。开始时，他让我坐好，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，用了不少大词，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。“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，最多需要三个小时，”他慢慢解释道——说的是法语，就像往常一样，“当晚六点，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，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。”

回家时我向男朋友抱怨：“我少了四颗牙，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？”

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，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——一位女士，巴拉斯大夫。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，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，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。“哦，塞达里斯先生，”她笑着说，“你真像个小孩子。”

一年前，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，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。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——“你真是太用心了，真有毅力！”——结果她说：“咳，其实没必要。”

与此同时，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。“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，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。”我对她说。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，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，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。

“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‘好日子牙齿’，”她解释道，“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？”

“呃，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？”

“喂，”她马上回应道，“别再提牙线的事了。晚上干点别的多好。”

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。

巴拉斯大夫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和一只叫安迪的长毛猫。当我大汗淋漓、嘴巴大开地躺在那里时，她将电钩穿过了我的牙龈线，并且在下一次就诊前时常关心我的情况。我离开时满嘴鲜血，但仍然期待着下次会面。与休一样，她和吉格大夫都站在我一边，虽然我们还算不上朋友，但如果我因为脂肪瘤而丧命，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。

我的牙医格拉纳大夫也是如此。他并不负责制作假牙——那是口腔修复科医生的工作——但他要比对模具，确保与我的牙齿贴合。这一工作是通过2011年冬天的五次就诊完成的。我每周都会来到他的诊所，躺在躺椅上，把嘴张开。他每过五分钟就会问一次“Ça va？”，意思是“没事吧？”。然后我会发出门铃般的声响作为回应，“噉—噉”。

安装假牙分两个步骤。起先安装的临时牙齿短而粗，

也没有颜色。第二次安装的则精致很多，而且为了与旁边的牙齿搭配，经过了染色或涂色。我的四颗门牙义齿是连成一体，用螺丝刀固定在应有的位置上。牙齿会影响咬合，位置必须十分准确，所以牙医会先试装，再取出来进行微调。放进去，拿出来。周而复始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所有的痛苦都要由我独自承担，于是我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努力当一个好病人。

格拉纳大夫在天花板附近装了一台小电视，但没有声音，每次我去就诊时电视都会调到法国旅游频道——频道的名称叫做“旅行”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群山区居民在装饰一头牦牛。他们并没有把灯泡挂到牦牛身上，但除此之外看上去十分有趣：彩带、铃铛，还有犄角尖端的银色护套。

“没事吧？”

“嗷—嗯。”

另外一周来就诊时，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了非洲，当地的一家五口挖开地面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。这时格拉纳大夫的助手进房间来问了一个问题，等我的视线转回屏幕时，那些老鼠已经被剥了皮，用削尖了的木棍串起，活像印度烤肉串。然后我又被其他事情分了神，等再次抬起头时，那家非洲人已经在篝火上烤老鼠肉了，边烤边用手撕肉吃。

“没事吧？”格拉纳大夫问道，我举起手，这是国际通用牙医手势，表示“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说”。他从我嘴里拿出螺丝刀，而我则用手指着屏幕。“Ils ont mange des souris en brochette.”我对他说道，这句话的意思是“他们在吃老鼠肉串”。

他抬头看了看小电视，“噢，是吗？”

格拉纳大夫是旅游频道的忠实观众，对该场面丝毫不感到吃惊。他见过太多次了，而且自己也常到世界各地旅行。吉格大夫也是一样。巴拉斯大夫最近则没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，但考虑到她母亲的状况，她又怎么走得开呢？领教了我生活中的各位牙科专业人员，你一定会觉得我的牙齿状况不错，就算不能咬碎玉米穗，也能从鸡骨头上把肉撕下来，但这些事情在最近几年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得等我的两颗门牙以及旁边的侧门齿固定下来才行。“但这些事情都结束后，我还是得定期来诊所，对不对？”我对吉格大夫说，几乎慌了手脚，“我的牙龈病还没有治好，是吗？”

我已经由起初的躲避牙医和牙周病医师，发展到了偷偷跟踪他们，并非追求如同好莱坞明星一样的完美牙齿，而是因为我喜欢待在他们身边。我愿意待在他们的候诊室里，也喜欢堆满了《加拉》(*Gala*)和《费加罗》(*Madame Figaro*)杂志的咖啡桌。我喜欢听他们在高密度

聚乙烯合成纸口罩后面说含糊不清的法语。无论我嘱咐过多少次，他们就是不肯叫我“戴维”。我永远都是“塞达里斯先生”，这并非在称呼我的父亲，而仿佛是在称呼我们家族欧洲大陆上的矮小祖先。下颚有四颗假牙的塞达里斯先生。有好日子牙齿的塞达里斯先生，他出汗多到每次离开诊所时都能轻两公斤。那就是我，明明指着洗手间，却问接待员我能否用一下猫砂盆；换好干净衣服后信步走下楼梯，脸上带着苦乐参半的微笑，嘴里还有治疗时留下的鲜血，但已经开始计算下次来就诊的时间，迫不及待地回到这古怪的、社交的怀抱。

好小子

那是一年冬天，我人在纽约，在电影开场前消磨时间。整整一周的积雪堆在路边，慢慢融化着，我正盯着雪中的垃圾发呆，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：“被我抓了个现行^①！”我确实知道公民可以自行拘捕罪犯，但从没听说有人这样做过，所以猜想应该是开玩笑——隐蔽拍摄之类的把戏，或者是学生正在拍电影。

“被我抓了个现行！”那男人重复了一遍。他站在一家名为“航道”的杂货店门前，地址就在百老汇大街和七十四街的交会处。脑袋后面和侧面满是青灰色的整洁头发，但头顶有些秃，因为天气冷，看上去有些粗糙。那男人穿一件臃肿的羽绒服，等我靠近些后，发现他的手放在一个少年肩上，但并不像对待真正的罪犯那样死死抓住。

“被我抓了个现行！抓了个现行！”我心里在想究竟

① 原文是 *Citizen's arrest*（公民逮捕），法律用语，指任何一位公民，在目睹犯罪正在发生的时候，有权对犯罪者实施逮捕。

犯了什么事，而从我身边的情况判断，很多人都停下了脚步，或者至少放慢了步伐，看来好奇的不止我一个。有个银色的东西掉在地上，我刚刚看清楚那是一支记号笔，一对夫妇就从店里冲了出来——我猜那是少年的父母，因为他们眨眼就到他身边了。“被我抓了个现行！”那男人又说了一遍，“他在邮箱上乱画！”

我本以为那对父母会说：“他干了什么？”结果他们非但没有训斥一脸愧疚的儿子，反而把矛头对准了抓住他的那个男人：“你有什么权力碰我们的孩子？”

“但是邮箱，”那男人解释道，“我看见他……”

“我不管他做了什么，”那女人说，“你没有权力碰我的儿子。”她的语气听上去就像出现了性骚扰，好像那男人的手不是轻轻放在少年的肩膀上，而是在他的屁股上摸来摸去。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她边说边转向自己的丈夫。“道格拉斯，报警。”

“已经拨到1了。”他回答说。

看着少年的父亲低头拨号，我心想：“不是吧？你们的反应怎么会这样？”如果我十三岁时在邮箱上乱画被逮到，我的父母一定会感谢那个男人，还要同他握手。“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。”他们一定会这样向对方保证。然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肯定会揍我——不是扇几巴掌那么简单，而是来真的，让我牙齿松动、嘴里嘟嘟囔